

養活一團春意思

曾國藩是「聖人」、「完人」，百餘年來高端擁躉極多，治國、理政、用兵、傳道，具有不朽之績。但這不是「月入三千」如我等該操心的事。筆者最喜歡的一句話是：「養活一團春意思，撈起兩根窮骨頭。」

這是曾國藩四十八歲時寫的一副自勉對聯。越咀嚼，越覺得有菜根香。「春意思」是一種為人處世的態度，望文生義，就可體會到箇中的生趣、溫溫和和、樂觀。「團」字也很妙。若言「一堆」，則顯得滯重臃腫；若言「一股」，又失之單薄枯瘦。而「一團」自帶和合二仙笑臉般的正能量。

曾國藩其實並不像《家書》中那樣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而極富幽默感，私下也看看禁書《紅樓夢》。幕僚覷見後揶揄他「督署也販私鹽」。每天在軍營吃早飯時，曾國藩常講一些「段子」，把眾人逗得捧腹大笑，而他自己卻若無其事，掀髯靜坐。其弟子及幕僚如李鴻章、李榕、趙烈文等都有不少這方面的憶述。

剿滅太平軍後，曾國藩受封為一等侯。趙烈文向其祝賀時問：「此後當稱中堂，抑稱侯爺？」曾國藩笑說：「君勿稱猴子可矣。」他貴為一品大員，但生活儉樸，基本是按「窮骨頭」待遇過日子。趙烈文某次問他為何不吃雞鴨火腿。曾國藩老實回答說：以前別人饋贈時都不受，久而久之已沒人送了，就是想喝紹酒也要按斤零買。並囑咐趙：以後為其撰墓誌銘時，可加上這個「佐料」。

曾國藩愈挫愈勇，終成功業。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凡七次被參劾，「總以不變不動處之」。他曾不無得意地說：「少荃（李鴻章）未必有此耐性耳。」並戲言，自己死後可謚為「文韜公」。正是這個「韜」，才能「撈起兩根窮骨頭」。這與「養活一團春意思」恰是外柔內剛，寧靜中蘊倔強。

瓜園

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粵語長片

相信對於很多香港年輕人而言，提到「粵語殘片」想到不是那一齣齣黑白電影，而是陳奕迅那首歌。我一直想找來聽聽，但一直沒有機會。一天深夜，心血來潮，隨手打開搜索「粵語殘片」的第一個結果——結果就看到了凌晨三點。

那部粵語「殘片」叫《危樓春曉》，電影講述的是一班住在同一間舊唐樓裏低下階層市民的故事。在年久失修的板間房裏，這一群性格、背景、職業不同，但同樣一貧如洗的人互相支撐，互相依賴着面對生活中的風風雨雨。

影片剛剛開始的時候，各人雖清貧但畢竟都有一份工可以勉強餬口。偶爾也有人急需用錢，其他住客也會傾囊相助。最令我動容的是一場生日宴的戲。兩位租客生日相近，於是約定一同請眾人食大餐，誰知一個被拒絕預支薪水，另一個被學校辭退，都囊中羞澀。另外一位租客見兩人愁眉不展，詢問之下，一口應承下來答應幫忙。生日當天，其他租客都圍坐一桌引頸以待

，誰知上桌的食物都是魚蛋、炒粉麵等等街邊小食。幫忙的租客解釋原委之後，眾人都都毫不介意，一樣歡聲笑語其樂融融。在模糊的黑白畫面中，我看到的是一份無論何時都追求美好生活的苦中作樂、一份賺的都是乾淨錢的心安理得。

但到後來，經濟不景，租客們要麼收入銳減要麼徹底失業，身體尚可者淪為苦力，連苦力都無法承受者唯有賣血維生……香港整體上的經濟低迷，傳導至社會底層，就是打破脆弱平衡和泯滅縹緲希望的滅頂之災。這部一九五三年的電影，即使以六十年後今天的視角去看，都有着出乎意料的寫實和犀利。我應該會找更多來看，他們對我而言，不再是「殘片」而是「粵語長片」。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新橋

父親慨嘆：近一個月沒有走出小區大門了。他發表以上感想時，我們正從小區南門出來，即將踏上剛剛完成改造的大橋。

危橋存在的那些年，機動車不能通行，非機動車和行人經過也膽戰心驚。在小區河邊散步時，隔牆能看到「此路不通」的標記。二〇一九年底危橋改造工程啟動，後來因為春節放假、疫情嚴峻等被迫停工一個月，直到三月復工，七月完工。我們散步至此是父親臨時起意。他遠遠看到燈火輝煌，覺得新橋一定開通了，建議一起過來探探路。

新橋由水泥鋼筋鑄就，橋欄招牌上「新北橋」幾個大紅字簇新鮮明，非常神氣。雖然機動車道只有一來一往兩條，兩邊的非機動車道與人行道標誌清晰，寬闊乾淨，還貼心地鋪設了黃色盲道。引橋挺長，旁邊種着整齊的道邊樹，路燈已安排到位。橋墩下原有個大菜場，日後居民買菜不用繞遠路，更方便了。施工時搭建的金屬遮板還沒完全拆掉。工地上還殘留着一些沙石、小磚等待清理。但散步的民眾來來往往，神情興奮。機動車道還沒正式開通，不少人帶着一家老小，大大咧咧走到馬路當中，拿着手機左拍右拍。走過幾百米的橋面，轉彎就到了車水馬龍的大馬路。儘管已是晚間七、八點鐘，車流如梭，人來人往，似乎已恢復到疫情前的繁榮。

時光永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只是在出門前的思量和謹慎中，在目睹往常司空見慣的熱鬧街景時不由自主的驚異和新奇中，讓人感到疫情的陰影猶在。歲月再怎麼靜好，一切都回不到從前了。歷盡滄桑後，更得學會珍惜當下，處變不驚。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想起了老井

天氣一天比一天悶熱，讓我愈發懷念老家的井。那時住平房，矮牆以內是個院子，院子裏種了一棵大泡桐樹，樹下是一口井。樹和井的年紀都長於我。井水比河水更涼，夏天走熱了，用吊桶打上半桶水，沖一下腿腳，一下子就舒服了。井的好處當然不止於此。買了西瓜、香瓜或綠蜜瓜，用網兜子裝好，繫牢，綁上長繩子，放到井裏浸泡着。晚上乘涼時再吃，冰爽無比。再有，煮了綠豆湯、銀耳湯，用塑料瓶裝好，同樣沉到井下去，泡上半天，味道絕佳。

有時，井裏也會有蟲，大半是蚊子的幼蟲，學名叫孑孓，一伸一曲，在吊桶裏扭捏作態，老人家只喚牠做「翻跟頭蟲」，只要扔幾條泥鰱到井裏去，一物降一

物，用不了幾日，自然清潔如常。我當時讀的小人書裏，常有某人掉落一口井中，發現別有天地，最後竟走到了龍宮尋得許多寶貝的奇遇。這讓我對井又多了一分遐思，但從不敢嘗試。

後來，有了自來水，井水就用得少了。再後來，買了冰箱，井也用得少了。從水井到冰箱，從涼風到風扇、空調，科技越是發展，外界給人的刺激好像越強，比如吃食，各種人工調料存在的意義在於強化味覺，甜的更甜，香的更香。走在路上，碰到糕點舖子開烤箱，幾米甚至十幾米外，蛋糕的甜香就撲鼻而來。輿論和文化也越發宣揚極端的故事和情感。

好幾年前，和一位電視編導聊到節目策劃。她說，一要有故事，二要有極端的

最是寂寞數排簫

香港疫情反覆，在內地看到日增上百的數字，歸港日再陷無期，難免焦慮不安。宅在家裏，每天清晨都有一陣二胡聲飄來，樂手似乎只喜歡拉悲切的曲子，我無意聽來，也平添了惆悵。

二胡的傳統曲目，確合表現哀傷，像《江河水》，聽得人真箇肝腸寸斷。它也能描畫幽深意境，像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也聽得人五迷三道的。倒是想不到的二胡曲子表現歡快激昂也很出彩，一曲《賽馬》，單靠一把二胡，盡表草原上萬馬爭先、你追我趕的場面，叫人熱血貫張。

過去以為，如表現孤寂情緒，用二胡最適合了。但聽過排簫演奏《孤獨的牧羊

人》後，覺得最能表現孤寂的，非它莫屬了。

說起《孤獨的牧羊人》的同名音樂，就想起了如今大紅的歌手周深唱的歌。它是電影《音樂之聲》得奧斯卡最佳音樂獎的插曲。曲子音域寬，高低音躍大，帶出的動感傳達的是歡樂和諧趣，與「孤獨」並無關係。

內地著名歌手刀郎曾到香港發展過短時間，他唱的是另一首《孤獨的牧羊人》：一個人在蒼茫的大地飄來飄去，一個人在無盡的期待中承受風雨，草原草原你可知道我的孤單？日夜思念的人兒何時能回來？但曲調豪放、粗獷，也不覺得有何淒清。

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跡

我在千禧年初認識涂博士，當時她出任香港話劇團戲劇文學研究員，乃是本地劇壇首個同類的專業崗位。其工作主要是為劇團的演出提供文學參考資料，另亦為劇團籌辦各類學術研討會，藉此為舞台表演藝術增添史料和紀錄。小蝶好學不倦，後來獲得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頒發博士學位。

我手上正捧讀涂博士去年編著的研究書籍《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跡》。香港的舞台劇職業化之前，大部分演出團體都是業餘性質，即是表演者及創作人本身都有其他專業，只是為了興趣而在工餘時間參與戲劇表演。涂博士的書籍名稱並

非泛指所有業餘劇社，而是一九六〇年由多位劇壇名宿共同創立的「香港業餘話劇社」（下稱「業餘」）。該社由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七年之間，首演舞台劇和廣播劇分別為十六齣，另在電視演出舞台版戲劇共八十齣。「業餘」的團員都有本身的工作，但是演出優秀而且叫好叫座，在當年劇壇可算是「明星劇團」。

為什麼涂博士要為「業餘」編著專文？也許這就是為了給予現代劇壇的戲劇工作者和觀眾一份啟示。「業餘」的成立目的有「五多」：多創作、改編和翻譯優秀劇本；多演好戲；多發掘優秀演員；多培育話劇觀眾；多運用戲劇形式來為教育和

《在屋內的阿爾及爾女人們》



窗戶灑進房中，地毯和房間內飾遍布着豐富濃厚的色彩，此景充分驗證了塞尚所言：「德拉克洛瓦擁有法國最美的調色盤」。

與前輩讓·格羅和死敵安格爾等從未去過北非的畫家筆下融入想像的中東意象不同，身臨其境的德拉克洛瓦在以《在屋內的阿爾及爾女人們

故事。不論善良還是邪惡，是貧窮還是富裕，極端的就容易有收視。這應是經驗之談吧。這幾年，網絡成為刺激感的主要來源。而網絡上傳播的東西更趨極端，看看那些奪人目光的標題黨便知道了。

然而，我們真的需要生活在強刺激的環境裏嗎？水果放進冰箱，比井裏冷得更快，也更冰，卻不如井水冰鎮過的爽口；就像關在空調冷風的房間裏，總不如大樹底下搖着扇子享受涼風習習來得舒坦。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為代表的多幅具有濃郁異域風情的「東方主義」作品中對女性私密生活的「窺視」和北非人民日常風俗的記錄顯然更為真實與鮮活，並成為他最具辨識度的專題系列。畫作在一八三四年沙龍展亮相後毀譽參半，卻引領了十九世紀法國各流派畫家們前赴後繼前往北非探風的熱潮。夏塞里奧、雷諾阿和馬蒂斯便步其後塵先後踏上北非。前者數量可觀的異域情調作品無論是用色還是人物造型均深受德拉克洛瓦的影響；雷諾阿不僅臨摹過德氏的《摩洛哥的猶太婚禮》，其多幅具有印象派特徵的北非印象也帶着他的烙印；而明快亮麗的宮女畫更是馬蒂斯「尼斯時期」最具象徵意義的主題。畢加索更以德氏原作為靈感完成了十五幅同名畫作和多幅手稿。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風雨苦痛之中穿行，在與勢利小人的周旋中活命。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如父親拓荒一樣，掄起內心的鋤頭，一鋤接一鋤地挖過去，不放過分毫，種下種子，任風吹雨打，小心守望着秋季可能的收成。

從夢想到現實，漫長又艱難，甘苦自知。但終究也慢慢明白，與其相信命運，不如用腳步丈量行程，永不放棄拓荒者的姿態，然後守護好自己的那片土地與天空。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